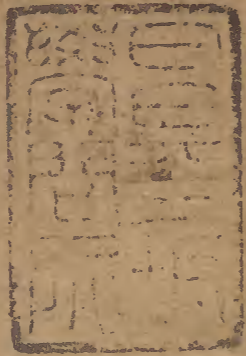


周易會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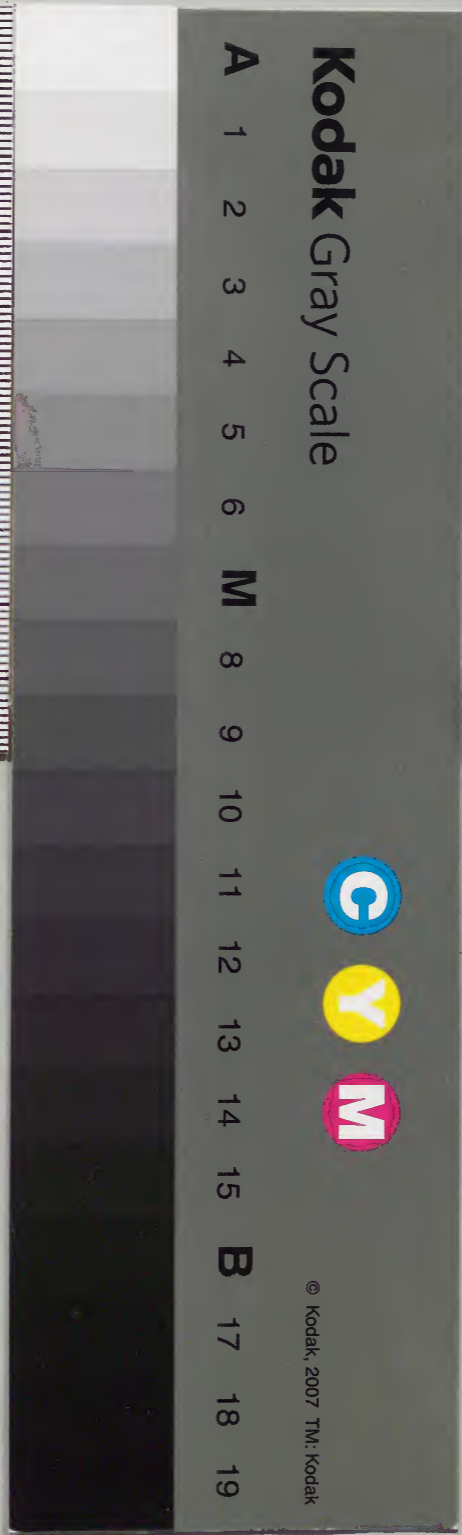
八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〇	一	二	三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八		漢
三	一		書
函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8	
冊數	10	(	8)
函號	273	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卷之八

巽  巽上兌  兌下

兌上

漢學文庫

陸庸成曰前為震艮取一陽之下而上也。後為巽兌取一陰之下而上也。巽順兌說皆陰德也。以陰為主。不可以訓。故亨利之占巽以從剛而兌以剛中。按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胡氏曰八卦之重。上經乾先坤次之。坎先離次之。下經震艮先巽兌次之。皆重陽也。

巽  巽上

巽  巽下



和往二  
句宜一  
氣說見  
大人就  
是彼往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陰伏陽下其性務入上下皆巽故名巽夫天下事惟陽剛能大有為巽陰為主則力量才識皆不足以畜大故僅得小亨幸其以陰從陽則陰得陽助猶可利有攸往其利有攸往者利見夫陽剛中正之大人也蓋大人德望才智可資以有為也馮厚齋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卑也順也伏也入也卑以其下于陽順以其承于陽伏以其藏于下入以其進于下其象為風亦以其委曲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程敬承曰巽與旅皆小亨何也旅道用柔巽亦主柔也柔皆順剛故吉利稱焉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其義何如人君入人莫重于命重巽則施命以誥四方而反覆丁寧深入乎人心也夫命令敷施固王言之大而中正以觀九五心之本德有不足雖日取命令申之能使天下順治而亨利哉卦体九五剛也巽乎中正之德初四柔也順乎九五之剛是人君有神武之資而出之以不偏不倚行之以无反无側建中表正之志行矣由是臣若民皆順其剛中而化于中順其剛正而化于正也夫柔順剛則從陽矣而所以從之者從其剛巽中正也此正所謂大人而柔宜往見之也是以巽小亨而爻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首節朱子曰巽卦是于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申命非是而番降命只是丁寧反復之意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如風之動物也程敬承曰命之入人有在未申之先者矣上下之間兩情睽隔而徒以命令申之誰其信從故曰重巽以申命巽入也重巽深入也人心其孚命乃行未有不巽而命行者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正申明其義耳二節程敬承曰此節還重首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明九五之為大人也柔皆順剛順乎此耳蓋偏剛不可有為惟巽乎中正而志所欲為无不可行者則安見柔之順之不可資以畜大也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見之何益是以巽雖小亨猶得陽之助而利往而

利見此大人也故論成卦則以柔為主論卦才則以剛為貴章氏曰小亨利往利見皆指初四之柔以為成巽之主其所亨而利者非上從陽剛之中正其能然哉柔順乎剛巽乎中正此所以為巽乎若剛不順乎中正不可為大人若柔不順乎陽剛不可有攸往徒以一陰潛伏為巽而不究乎陰昼在二陽之下陽昼在二五之位則巽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看来柔之性常過于巽失之不果而不行故宜順乎剛誠剛能志行以能巽乎中正耳則為柔者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矣所以行无不利而攸往也宜其利見也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節三 柔去 剛而 利見 剛以 正所 以順 也 宜一 下小 說必 分句



風行相繼，无物不入。巽之象也。夫風不繼，无以深入萬物，命不繼，无以深入萬民。故君子行事，必先叮寧反復，申其命令，使天下曉然，知上意旨，然後從而行事焉。則民心既入，而順從易矣。紫溪曰：重在申命上，必申命而後行事也。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語言之間，聖人何心哉？欲民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苟无其心，而徒鋪張于命令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耻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強藩之弊。雖申命何益哉？程敬承曰：行事即行其所命者也。命之不行，必其心有不相入者。申命然後行事，貴其入也。入不在詔令之煩明矣。行字亦要玩，荀爽曰：法教百端，令行為上，貴其必從，故申命行事。

六爻合旨 立氏曰：巽之為卦，以中正為善。二得中而失正，三四得正而失中。初上則正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也。惟以九居五，巽乎中正，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歟。經緯曰：初進退自巽過也。上巽下巽于入過也。三不能巽，四能巽而未中也。二五中矣。二巽于人而中，五巽于道而中矣。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可以制事，不可以主事。初六卦之所以為巽者也。陰柔居下，卑巽太過，進退不果，何所利乎？惟用武人之貞，則沉潛剛克，庶于事有濟而利也。

進退不果于進而退也。武人之貞，果敢之為正也。張雨若曰：武



人非貞然以過剛而矯太柔之失則亦為貞矣

陸庸成曰巽于處事則為躊躇故過則疑而欲其果斷初柔下故也巽于承君則為靖恭故過則諂而貴其精誠二得中故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果是志疑于可否故當幾寡斷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者以決而進退斷然定矣志豈不治乎

敬承曰志疑則亂武人之貞易亂而治也巽在內心故傳累以志明之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處陰居下不厭卑巽然居中不至已甚者是入臣能謙卑

遜順恭敬不違而其心之懇到意之丁寧无非欲達其誠于君

非過諂也象禱祀者用史以祀用巫以報至于紛若之多此皆

道達誠意雖煩不厭事君以之則有格君之吉无自失之咎矣

巽牀過巽也紛若即所以為過巽也二句連看不是两个時節要

玩一用字其過巽者正用以達誠也搃是巽由中出周公之意恐

人議二為卑之已甚故言此巽在牀下皆出于中心之誠如用史

巫紛若以對神明者對君父吉而何咎若此念稍有參雜不惟主

上見疑而諂媚之咎亦不免矣取象巽為木二陽在上初陰在

下床之象也床人之所安巽在牀下不安所處也巽之至也其

反為父為巫

時說謂  
六道巽  
涉似而  
截矣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時說以不諂不亢言中者非

紛若之吉以二有中德則其巽也本精白以對揚豈為諂哉得中巽根中心而出也惟得中則无惡于巽矣陽在中實之象

○九三頻巽吝

恭遜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九三剛而不中上而不下非能巽者即勉為巽不過矯偽一時而已故為頻巽頻巽則頻失能无吝乎

復六三頻復巽九三頻巽皆作輟之謂屢失屢復在失後故无咎屢巽屢失在巽後故吝取象三在上下巽之間巽而又巽有頻象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由心出九三巽非其本心也即勉為巽有時而窮能无頻乎所以吝也

夫其實不能巽至于不得已而巽未幾而故態露矣故曰志窮志疑者可以治救之志窮則有吝而已此不能取則于五之中正也不能久即窮志窮巽之志窮非窮高極滿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六四相臣也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才弱不勝其職宜其有悔而悔可亡者用柔能下所謂柔順乎剛者也順剛則得陽剛之助而群賢彙集資其才力可以建功如田之多獲足備三品之用

下經會通

卷八

五



矣

此大臣謙恭下士。獲多士以為用者。不必如時說以悔亡為既化強暴。田獲為又來豪傑也。二陽不是剛暴小人。乃負才剛介之君子。田武事有剛德之象。于以濟巽柔之所不足也。正初所謂利武人之貞也。

蘇紫溪曰：解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巽曰：田獲三品，親君子也。取象巽為近利三倍，故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廣搜多士，如田獲三品，則衆思咸集，而功被上下矣。

即承詞陰得陽助，利有攸往也。玩一有字，見功在天下收之者相

介甫曰：田者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大有功，巽乎正而德所附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五尊位而居巽體，是繼世之君承先朝之積弊，宜有悔也。然德剛健，既能更中正，又善更故，能飭治振起，以歸于正，而吉矣。吉則積習掃而悔亡，文治新而无不利矣。以是觀之，始而有悔，无初也。既无不利，有終也。則惟貞之故也。然貞豈易言哉。必丁寧于先而先庚三日，至再至三，變思碩昼，又揆度于後而後庚三日，長慮却顧，務圖遠猷，此為善變所謂貞也。所以吉也。此爻全重貞字，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先庚後庚，中正之道。



此以命  
言與  
剛解異  
正是申  
命行事  
者

所謂貞也。先庚恐其无初也。後庚欲其有終也。提是詳審慎重之意。乃革時一念分為兩行言也。不可錯認。註變前變後之謂。

巽者。盡之漸也。巽而止則蠱矣。詞與蠱相似。五居巽体。巽有命令象。又有蠱壞象。而以剛中正之道。渙號更命。得其貞正。故吉。則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矣。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潘雪松曰。更革以順民心。與之慮始。未有不駭聽者。故未令而先示之詳。未至

已日。則必有孚者。故既令而申令之審。則巽乎中正。而能如此。所以吉也。又曰。凡有變更。未能申命行事。而遽然更新。有初也。未

必有終。主終而言。故有取于重巽之義。先庚後庚。是謂申命。所以有終也。後庚癸也。癸居終重。圖終邊。邵寶曰。先後甲三日重

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也。庚者更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變而通。有首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

傳曰。蠱言甲巽言更。甲者事之端也。庚者事之變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蠱者從新。以造事言。故取諸甲巽者。行權

以更易事言。故取諸更。出令以變更其舊。見天道運行之不容已也。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變更而得吉者。由其位正中而有純德也。正則无因循之心。中則无躁率之念。故叮寧揆度。自有精詳深遠之計。而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君子行已有度。卑遜中常有决斷者在。所謂資斧也。上本陽剛。



以居巽極而失之巽而无制懦而不立剛斷喪矣為巽在牀下喪其資斧之象是雖施于當巽之地而貞亦召侮矣凶二之巽牀純臣也巽而不失其剛巽由中出也上之巽牀媚臣也過巽而失其剛巽不由中也毫无精誠日以諂諛為事與用史巫紛若者大不侔矣故雖貞亦凶况不正乎程敬承曰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曰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於過柔故以剛居柔者失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在牀下者居卦之上巽窮極而已甚也巽甚而至于失斷于理為必凶也

洪氏曰巽牀與二同而吉凶異二中而上窮也故失其所為巽者矣上窮者巽體之終極也是故行諂與恭似言遜與諛似而誠偽邪正不同可不審乎

兌三三兌上

兌亨利貞

陰進陽上過其所望喜之見乎外也故為兌者說也說有亨道而正則所以說也故人君以惠養民用不說能无亨乎然非煦驩虞可致亨也大公无私出于王道之正乃為利耳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象也。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君以恩養萬民，所以萬民皆說。第不可如作者之違道干譽耳。仲虎曰：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則說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詞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无言之說。

全彖各旨

陸庸成曰：上下皆兌，是兩情說也。亨可知矣。王道不

全彖重說以利

今人首說、便涉驩虞，故必利于貞者何也。說本柔道而宰之以剛，中是情依性而出。天人之所共協，既已得民之心，自當得其力，并得其身，何不忘之有。忘所以為勸，民與民自勸，遠矣。故聖人大之，蓋惟正故大，惟大故勸也。

○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卦名兌者，兌之義說也。上以順感，下以順應，太和洋溢而說也。

說固有亨道，而曰利貞，何也。卦體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是中心誠順而外能和說，而貞以行之焉。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正，則揆之天理而順驗之人心而應，以此率民趨事，民知勞之者所以逸之也。說而忘勞矣，率民犯難，民知死之者所以生之也。說而忘死矣，夫說而順天應人，說之大也。至于忘勞忘死，勸何如哉。此非有術以使之，非違道以干之，由正而



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倡而下翕然應也。幾于神矣。首節釋名義。類感兌者。无言之說。以說解兌。明兌本為說。特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言而為兌耳。

二節重剛中以貞為主。柔外說也。本以剛中誠心出之。即是正。順天應人。忘勞忘死。此正也。大亦大。以正勸亦勸以正也。潘氏曰。說而違剛則諛。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為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為剛德。其中則剛外則柔。所謂說以利貞也。說而能貞。天人合矣。則于民何不得逸之說也。勞之亦說也。生之說也。死之亦說也。民孰不憚勞。亦孰不惡死。忘勞忘死。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

死也。民以說自勸。天下皆在歡欣鼓舞之中矣。是以聖人大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浸潤。亦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以澤必麗。而後相滋。人必友而後相成。于是以朋友講習為辨論。以講之。体驗以習之。則理與心相說。而滋益大矣。

時說以人已相益言。非也只重自心受益。習與論語時習。字一樣。不徒在言語上習也。講兌象為口舌也。習重兌象。理義之說。心說之至也。真說資朋友而得也。

程敬承曰。兌取无言之說。朋友何以講習為也。講明義理。而習之不輒。自得其解。如論語所云。時習而說。固在語言文字外也。



一經會通 卷八  
一  
洵詞曰講習講而習之或一義而反復綯絳或衆論而參比協合使理致明白工夫真切則惟力以行之耳若獨學無朋則聞見孤陋一曲之學自誤且以誤人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悅貴利貞初二和兌孚兌說以正也三上來兌引兌悅不以正也四以下比六三而有商兌之疑五以密近上六而有孚剝之厲悅之不正可不戒哉

潘雪松曰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詞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詞也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

趙氏曰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折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无象詞亦簡賅與他卦異初九和兌吉

和說之乃中之利貞也

初陽居下而无應是其為說發皆中節順乎性情之正而絕无偏黨之私悅之和者也則大公无我可以通天下之志矣吉程敬承曰人情一著于世故則不和兌初體發于自然者所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何往不吉馮時可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温恭以待物之象也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人心有私則疑生疑則不謂和和兌之吉者言其任初念以待天下而不為私焉則吾之行無疑于心而天下之人亦無疑于我故吉也

張兩若曰重初字人心惟初念最公轉念則非矣居初則情識未叅其流行處置從本性上一直發出更无一毫粘帶未有所疑累也。行即發見流行之行。鄭氏曰和兌即和而不同之和以陽剛而无係應故也。信心信理而出行之于外者未與心疑使有係應便不能自決疑于是又疑于非。允流入于同而失其和矣。不曰無疑而曰未疑以初九不與陰。五雖中正而不免于剥故著一未字深見和之難也。陸氏曰

惟和就行上見孚必有其志言之則和孚之別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又與三陰相比而為悅俸宜有悔也以其剛中則所說者一出于中心之誠有孚兌焉則至誠能動而終可无悔矣。

凡以悅相與必有悔張子曰私係于近悔也誠于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按孚兌是君子同德相悅小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不然鮮不為六三所惑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說不根心非信也二之孚兌莫非誠心懇至而无一毫虛假于

且說  
有主人  
區說者  
亦可



其間所以吉也

信志以已言時說有主人說者游氏曰行未疑者已能自信志則人无纖毫疑之矣

六三來兌凶

小人之說君子也必度君子為何如人而後可免于凶和兌如初孚兌如二豈可妄說者哉三以陰不中正來就一陽以求說祇取凶耳

抑已而從初二曰來上无所之也牽四五而從已曰引下有可動也章氏曰立身不端徒以柔媚求說于人即此便為凶德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說之道貴剛柔則易流初和兌而吉以剛正也二孚兌而吉以剛中也三來兌而凶以陰不中正處位不當也若剛中正必知自守之為貴矣

貞卿曰和不能如初之公孚不能如二之誠欲孤立也則妄說之情不能自己欲相說也則非道之求人所不契故不免于來兌之凶

按彖曰說以利貞順乎天而應乎人初與二乃天理人情之說得利貞之義也六三非天理人情之說失利貞之義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以大臣近君而下比六三柔媚之小人者以其悅已而係恋



商兌不信  
也與初  
信志相  
疑二  
疾是轉  
也

之則事上之心分矣。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悅。四于此未能如初之無疑也。有商兌未寧之象。然体本陽剛。能介然獨斷。知柔邪之不可近。而疾惡之則進于兌說之正。而有喜矣。  
項卿曰：商兌未寧，不決與不安之心合也。四所可嫌者在商兌所可幸者亦在商兌。商兌者喜之先見者也。決之以開示正道預防邪心也。孫氏曰：三之來兌，本下趨四。重兌異体，自有介限之別。而人情昵邪則遠正，疾惡則親善。此理欲公私之大分，不可不審于從也。故決之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絕去柔邪，豈獨四之喜哉。

天下國家之慶也。

汝吉曰：其疾惡也。若決其進善也，必果其有慶也。能无喜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陰柔九五近之，是君側小人巧于媚說，以蠱惑君心。悅之者將以剝之也。最可惧也。人主不知其可惧，狃于悅而信焉。是孚于剝也。則心志迷亂，實階之厲，故戒之。

剝陰剝陽也。陰之剝陽，非若六三來兌顯然賊害也。善匿其情，以為悅害既不顯，而每為剝正者之所信。最能惑人，最能陰剝善類。雖剝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狃于匿情矯偽，以求說為說者，故有孚剝之戒。以剝字當人何等詞嚴義正。

下至會通

卷八

十五



○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孚于剥由其德正而位當自恃其才足燭奸權足制命小人莫敢誰何故孚之也

易述曰夫五位正當者也卦亨貞由之以主說休恃其剛正有孚剥之危聖人畏孔壬遠佞人良有以也

○上六引兌

上六為說之主窮說之巧引正以比于邪此諧臣媚子固寵容身之術也君子當知所戒矣

此正九五近之而名曰剥者其說移人聖人之所畏也 孟氏曰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

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當戒蓋引兌之吉凶在九五也九五知屬別上六其免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引兌則包藏禍心踪跡詭秘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也得為光乎

曰未光則小人心術可畏矣非責小人也揭以為君子防也

後由渙而節散極而聚也渙者不私己以得民節者不侈己以裕

下左會通

卷八

十六



下

換 巽上坎下

換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世道渙散之時也。故名換時，至于換若難得亨，然散有聚之機，猶可亨也。而其道先收人心，次談經濟。此時神州變亂，九廟震驚，王者當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使人知反奔而人心有係屬矣。又當展已之經綸，涉川以拯其溺焉。然涉川可僥倖哉，秉至公以匡扶貽大義，以收復必利于貞斯可以得亨矣。

時說王假二句平對，謂濟換之大者在於神民之渙利貞，雙承上

二句看來換時只以聚民為主，假廟亦為聚民設，也不可並重。王假有廟收拾人心，大机括也。人心既收，何換之不可合。故利涉大川，此涉川與蠱同，欲其奮馮河之勇，不可畏難也。正萃換之事，然僥倖不可成功，故有利貞之戒。惟利貞可以係人心而萃之也。利貞單承涉川言。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折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皆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既渙矣，何以得亨？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



可憑藉以為安而不至困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  
四是能散其私而心存匡濟且得豪傑為助而不至孤立也。之  
兩者所以亨也。至于假廟豈靡文哉。乃王者萃精誠于中心  
念茲在茲而以孝享格廟也。涉川豈俸功哉。卦象乘巽木于  
坎水之上是康濟之才具之有素故能拯溺而有功也。

求經文  
氣只  
正作三  
併看

首節舊分三段。剛來是據其形勝。柔得位是才並文武。上同是恊  
力有人。但本文語剛柔本是平對。依程敬承作二件看可也。自上  
而下曰來自下而上曰外。四本渙其群者已志于安集。戡定三惟  
能渙其躬存心濟渙其志正與四合。故曰上同。

王曰在中以廟中言似淺程敬承曰九三在上卦之中是剛實在

中為中心誠實之象以至誠享廟故神來格也。游讓溪曰當渙

之時王在廟中豈惟聚已之精神已哉。昭格以揚謨烈之盛哀痛  
以作臣民之恩而後大義布昭群策畢集蓋濟渙之首務也。渙與

萃反而意同。合渙成萃之大无如假廟。

乘木有功要着一乘字有濟險之才巽時順勢无所艱難之詞也。  
如乘舟者順風而往則險失其所為險矣。當渙之時聖人只要人

奮力往濟故曰有功所以鼓豪傑向用之思。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播蕩離披渙之象也。渙之時神靈幾无主矣。先王亨  
帝于郊而為民昭報立廟于國而曾孫用虔雖所以合鬼神之



渙正令天下知帝命未改將為奉天主也。又知祖功宗德未可遽忘。將為承祧主也。而陰聯人心實係于此。

程敬承曰：先王欲合天下之渙，莫先于亨帝立廟。此仁孝之道，尊尊親之教，所以示天下之有本始而聚精會神于此，不至渙散也。

王龍溪曰：合渙在收人心，收人心在使人知所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治渙之道也。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渙之為義，以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天

下之事，至于破壞皆由此也。故勢隔九闕，則興利除害之情壅，事分爾我，則引手濡足之誼疎。大臣養交則肯公死黨之徒出，小臣

顧身則分歆胥感之念微。此皆人心陷溺，世道坎險而不收洽，渙也者，渙去下險而巽以行之，如風行水上，凍結冰釋而水流盪也。

是故初六乘壯以拯二九，二奔杙以就五，皆渙也。三渙其躬，四渙其群，小臣不肯公，大臣不營私也。上六渙其血，絕陰私之盡也。而

王仁王居，則渙汗其大號，日降其德意，以煦待澤之民，而後天下四海關節脈絡无不貫通，精神意氣无不聯屬，茲渙也。固所以為

聚與而萃原于格，廟在中之一誠。陸庸成曰：合渙之六爻，而濟渙之策備矣。其一曰得人，初无才而

能順猶吉也。二曰得地，二因奔而遂頤，故悔亡也。然人臣非无才无地之患，所患私已以愛力植黨以背公，則渙不濟。若三之渙躬



四之渙群真可謂矣。靖公之忠，堅從王之誼者然。天下非无群臣，戮力之患，所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流，則渙不濟。若五之渙，號繼以散財，斯可謂激忠義之心，廓浩蕩之恩者。以諸臣之勳，勅而有五之正位，坎之害所以遠，而斯民咸拯于水火之中矣。今而後得觀太平何咎耶？正位者正居尊位而不疚也。洪奩山曰：彖詞因渙以求其聚，爻詞則因渙以喜其散，是故上下三陰所以俱善而无咎者，在渙之時為其能散小以成大，散已私以成濟渙之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初居渙始渙未深而事易濟宜用拯也。无濟渙之才而順乎九

二宜其才力以濟時艱，猶用拯而得壯馬也。渙必有濟吉。

知拯焚救溺，天下其何賴焉。馬壯言其急托也。二剛中之才也。六爻獨初不言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矣。彖曰涉川，爻曰用拯大川之風波，則宜乘木大陸之險阻，則宜乘馬其為濟險之具一而已。取象坎為美脊之馬，象二剛中也。

也。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才弱而得言者，以其順九二之剛，資人以濟也。要在為之早耳。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濟渙者先據形勝九而居二失其故居似有悔矣然剛來不窮都上游以控制天下得形勢之便猶人奔其机而安也則可乘机觀變而面恢復其悔亡矣

奔者來之速也机所憑以為安者也二剛自外來有奔象得中而安是奔其机也蕭何取漢中鄧禹守南陽諸葛定巴蜀皆是此意易述曰二剛動乎險中不窮于險雖有二陰阻隔不為遲疑故言奔者二象壯馬也象曰渙奔其机得頭也

據形勢以濟天下渙時之頭也今奔其机自可漸而興復得其

頭矣

頭以濟渙言非徒以得所安為頭也

六二渙其躬无悔

人臣之義无以有己六三雖不中正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以天下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渙其躬之象也則于臣道无愧何悔之有

諸理齋曰凡人欲冒險難以收人心少顧其私即不能矣忘私不必定是忘身不以恩怨定功罪不以喜怒行賞罰皆是无悔此心无愧也以義理言不以利害言

周用齋曰躬者一人之私群者朋黨之私三以陰居陽所私者小

其躬  
匪躬  
象



故渙其躬可以无悔四以陰居陰所私者衆故渙其群得元吉也  
悔小而言大躬與群之辨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躬者志在天下國家之外報主之念重也

程敬承曰天下國家非身外物特對私已者言則躬屬內而天下  
國家屬外耳六三能渙其躬則已之私可散以成天下之公心乎  
无内者也惟无内故謂之志在外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也四當濟渙之任下无應  
與是大臣能散明黨專心事上者也元吉矣夫天下之渙皆由

人自為群不相統一是以渙而弗合今私黨既散則能激發人  
心人各解其黨而合為一統若丘陵之聚矣此真老成之妙莫

國士之良謀豈尋常思慮之所及哉  
渙群散一已之私交渙丘散天下之私交承上句來只重渙其群  
人臣欲混一天下先去渙一已之私交以激發人心小群渙大羣  
自合此四之用心妙處故贊之曰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能渙其群而元吉者非其心之知識昭融而光度量恢廓而大  
何以能之此正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渙  
一書又  
六三  
以兩  
不夫



天下之換始于人心之離而人心之離始于財聚則當換之時而欲收拾人心非散財不能也五中正以處尊位為能散其號令以換王居焉則无屯膏獨肥之患可以收天下之心而无咎矣

大號即  
定換王  
居之詔  
且一氣  
說下

時說一句平重非也換王居即換大號內事傳曰財散則民聚何以聚人曰財則濟換不當散其居積乎約說曰謂之汗者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心之汗出于中而決于四体也陽實為居積象人君當換之時非發散財之詔以散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乃可免咎耳汗力心液汗一蒸則百骸九竅之蘊結盡

解矣朝廷德意盡發之號令則民心之蘊結无不換矣 巽有發令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換王居无咎者由其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也有位則有能散之權矣非德以居之祇以自封耳能換而得无咎哉  
仁字不重只重以正居位盖大賚而天下歸心世主所難在居位而正者耳

○上九換其血去逖出无咎

換之時天下紛爭生民膏血人心甚憂惕矣上九以陽剛居換極能換生民之傷害而去之使斯民皆出乎憂惕則換不終換



而功成矣无咎

血去即  
是出  
平

人臣濟渙言當渙時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所謂傷害也國家  
危急而人心震驚所謂憂懼也蓋上九陽剛才可為渙極時易為  
天運人事兩得之矣故去且出而无咎也 取象坎為血卦又為  
加憂 一說逝字作遠字解使斯民遠出于湯火之中即象所謂  
遠害也

○坎曰渙其血遠害也

海內分裂而生民塗炭害甚矣能濟其渙而血去烏則害遠矣

節 ䷻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坎為流水澤為止水下澤以注上水之流節止而不行也在人  
則立身制用限而不過故名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而无  
弊故亨然不可過也拂情逆性至于不近人情則苦矣豈能通  
乎不可守以為貞也

節者所以調有餘不足而歸于中也原非矯情而過也節亨之節  
自然之節也節則是中則必亨可貞也斯謂之節也苦節之節  
矯情之節也苦則非中非中則不可貞不能亨也亦不可言節也  
舉太過者示戒維節道于不窮也 苦者味過乎中之義由屠  
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



抑其過而歸之中也。

全彖合旨。全彖反復發明見節貴中正不可過節之意居多人皆知不節之為害不知過節之為害也。玩行字通字見得財貴流通過節則壅人主不得托言節儉而都豐贊于大內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何以亨。蓋節道貴中偏剛則太儉偏柔則太奢皆非中也。此卦以今何言剛柔均分以二體言二五得中是以均而不偏者節于其間節而得中者也所以亨也。亨則不窮矣。如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則非天理人情所安其道非中窮極而不行者

也。烏能亨乎。是可見節貴可行勉強行之則苦矣。惟因人情而制宜使人欣然悅焉乃為貞也。觀之卦德以兌之悅行坎之險安于節而說以行之也。所以然者何也。惟節道之中正也。蓋九五當位主節而其節也酌中正以通行于世矣。通則何至于若而窮哉。所以悅以行也。節道之善如是則其節與天地合矣。蓋天地陰極陽生陽極陰生節以中正故四時不窮于運而通也。人君法天地之節費出有經匪頒有式節以中正之制度則用財不濫不濫則不至橫沍以害民而制度可通行矣。是其節即天地之節其制度即四時溫涼寒暑之宜自然而然非若過節者之不可貞也。所以不窮而亨也。欤。



首節亨字即下文行字通字得中即下文中正。節非節省誠恐傷財而節制之耳。大抵剛主裁制柔多縱濫剛柔分是豐儉適宜也。而字見分與得中為一串事勿作二意分對得中獨舉剛者蓋節道剛為主剛能止。尤最易過故取二五之得中以明節道之美。蔡汝棟曰剛柔分者自然之節剛得中者制節之人德行之不節患无用中之人耳。

二節吳應回曰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三節說以行險時說俱云說則易流遇險則止節之義也。若此則行字毫無著落且此卦所以成節者以止水節流水之義其功在兌今反謂遇險則止與卦旨不合。夏官明曰說以行險係不當

位中正之上分明以節之善言也。聖人因人情之流嚴立防閑以限制之與論何異。然其所為險者以和說平易之心行之故曰說

以行險。程敬承曰中節之謂和者物情之所甘也說也不說則苦矣。和者天下之達道也通也不通則窮矣。中正以通非即悅

以行險者通之乎。處險而能說困之所以不失其亨以說而行險節之所以不窮于苦。

四節正是發明中正以通之義。天地之節正在四時成氣序推遷即節也。天地之中正以通也。聖人之節正在制度制度內已含中

正意有制度而後不傷不害聖人之中正以通也。即所謂說以行

悅與苦  
反通與  
旁反

二位中  
不可  
德中

若山得  
所中

上經會通 卷八 二十五



險也不害承不傷來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君子以民用民行不節則流故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則為制之自車服章采以至宮室器用各有限制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也節民用也德存于心行見于事則為議之自民彝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為擬議使心无過思動不踰則也節民行也皆為節于天下也

數以為度辨于數萬用皆有自然之限德以為行執于德百行皆有自然之限制裁制于心議擬議于心也无非求合于中正而已 楊氏曰民修受之以節若受之以中无形受之以

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而猶未也約民以制為節也先民以身為制也故曰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若二字可以知

節道之貴中矣大抵通處味甘塞處味苦而因時以調劑者中也時不一而中一時不一故二不得徂于初之塞中一故四當安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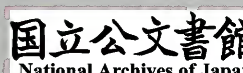
五之甘塞極必潰故三受焉甘失反苦故上受焉

程敬承曰節者中也所以節天下之過而歸于中也中則甘故

可行而通過中則苦則不可行而塞九五主節而吉通六四安

節而亨承甘也惟其中也不節之嗟毋論矣上六過節而苦方且

行之一身而艱安能通之天下而順此夫以不中而成塞者也君





子所以貴知通塞也。知通塞者時也。時即中也。節道貴中洵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初九剛正則德能自守。節初則時未可行。故能節而止。守其制。數度議德行之具。而不敢輕試。象不出戶庭也。則知止不殆。何咎之有。

蘓氏曰：戶庭門庭。不宜分戶外門內。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然自有箇中道。戶有出入。時有通塞。時通則行。闢戶之乾也。時止則止。闔戶之坤也。初居卦始。戶正當闔。閉其兌塞其門。則為知時。二以剛居中。戶值其闢。乃知入而不知出。知退而不知進。則為失時。兩爻時字最重。初前遇陽。奇有戶象。二前遇陰。偶有門象。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節之道。通則行。塞則止也。知時之塞。而不敢求通。此初之所以中節歟。

初二爻 依愚見 能節道 自切卦

初之不出。謂知塞可也。兼言通者。以見初非知塞而不知通也。且知時之宜塞而塞。則通之理寓焉。所謂中正以通是也。蓋塞當其時。則塞即所以為中正也。然其塞也。乃所以為通歟。洪亮山曰：初念无塞。故知塞。知塞則知通。而不必于塞焉。爾也是故不出戶庭可也。不出門庭不可也。

程敬承曰：通塞之通。即彖示節道之通通也。者自一身而通之天下者也。塞而不通於節道乖矣。此不出門庭所以為失時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時可行也以隱為高不知制民數度議民德行以有為于天下故象不出門庭潔身亂倫凶何如也

初前遇陽當戶而塞不出可也二前遇陰如門斯闢高亢自賢所以致凶 蘓子瞻曰澤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之无咎言當塞也二之為凶言當通也惟二塞極而不能通故二泛濫而不節耳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君子不能違時能不失時可為而不為自失機會甚矣故凶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時通則出為是其不出者非也時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初之知通塞知即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不中正居說之極非能節者以行已則蕩而无檢以制用則靡而不經至于德從而取則恣而傷乃始為之憂嗟此自貽伊戚耳又誰咎哉

此在說極上取義說極則悲故嗟也取象節之成卦在六三一爻今坎水出兌澤之上非三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



○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而致嗟自取耳又誰咎也

洪覺山曰此蓋自咎之詞也常人之為不善一遇險困莫不懲艾嗟嘆思反其所為者故聖人以无咎補過與之所以勉也

○

六四安節亨

九五主節于上六四以順正承之度數德行一惟成憲是遵安五之節而无勉强者也則動无愆違罔弗宜矣亨

安者順而无強之謂蔡氏曰五之節道中正以通四之順德率由不忘其言中安言順上下皆得其道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之亨吾以知四之承上耳豈徒為下之分然哉道之所在

乃安于順承也不然外昭法守中詭无強乎哉

提出道字見得事涉苦難者雖勉不安惟上節之而其故下由之而便楊氏曰九五方以其節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臣安節以承其道此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

九五其節吉往有尚

九五為節之主而有中正之德其為節也教不強世制不病民節之其美者也盡善而吉矣以此而行天下安之往不有嘉尚乎

下至會通

卷八

三十一



井謂人情之井悅而可從者他爻之節、其在我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陸希聲曰：聖人性乎情，故達節。賢人制乎情，故守節。苟能通天下之情，不流其禮，守極中之節，不失其時，以此而行，聖人之所尚也。

○象曰：井節之吉，居位中也。

井節之吉，以其居位中也。中則存心不偏，故能調劑天下王道。平康而甘美矣，故吉也。

節而甘，即中節之和。居位中，即未發之中。以德言，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節之道中則甘，過則苦。上居節極，乃節而至于苦，即事所當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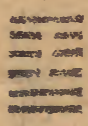

殊非人情所宜而凶矣。然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蓋苦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嗟也。

蘓紫溪曰：苦與甘對，井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者不可以繩天下，而僅可繩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頌其情之所安，而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削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感之畜，可以共德。矜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是故聖天子賢公卿，不可无甘節之度。士君子不可一日无苦節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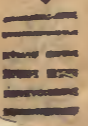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解與彖詞同。荀爽曰：道曷有窮，節云苦者窮之也。繩一人未可。



以公天下。勉一時未可。以通萬世皆窮也。

中孚  巽上 小過  震上

陸庸成曰：乾終于夬，姤坤終于萃，升而後皆六子迭為卦矣。今卦之將終也，以兌巽為中孚，以震巽為小過，而坎離互終焉。又通中孚，因重之，昼則中虛似離，通小過，因重之，昼則中滿似坎。此既濟未濟所以次也。

中孚  巽上

中孚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卦体中實中虛一心之孚也。卦德下悅上巽，兩情之孚也。故為中孚。夫孚既在中，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何事不濟？雖人至頑

冥如豚魚之无知，亦可感之得吉。况有知乎？雖變之難圖，如大川之至險，亦可涉，无不利。况平居乎？然非矜、小信，可感物而涉險也。正而不諒，執而能通，信所當信，而合于貞，乃為利耳。

豚與魚，喻人之難感。如有苗傲象，涉川如忠信行，變通利貞。即在信中，不是信之後，又用正也。感所難感，如豚魚，見天下无不可感之人。濟所難濟，如大川，見天下无不可濟之事。信乎？孚為貴也。又恐矜者，執小信以自堅，故點出貞字示人。貞正善成其孚也。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極其孚也。今之乳字也。一邊從

全录合旨

程敬承曰：孚合虛實而虛為主，故柔在内先為。

下

卷八

三十一



什利涉而曰舟虛、之為貴尚矣。利貞應天、无形。虛之象也。天  
 无。心。虛。之。理。也。應。天。者。與。其。太。虛。合。也。與。虛。合。則。孚。矣。孚。則。貞。矣。  
 郭氏曰、全彖以君臣言、亦可便于作文、首二句、兼君臣看、化邦  
 摠承中孚之至、豈惟化邦以之、及物以之、濟難无往不利、然不正  
 之信、未有能化邦者、况及物、濟難乎、故必利貞以應天、然後可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  
 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者、以卦体言、二柔在一卦之中、而中虛、二剛處二体  
 之中、而中實、夫中虛則一物不容、中實則萬理皆真、此信之質  
 也、以卦德言、下悅以應上、巽以順下、夫下悅則臣以悃誠媚

茲在巽則君以忠信順從、上下交孚、則風行天下、乃化萬邦之  
 作孚也、再信之化也、故名中孚、由是頑冥之民、无不輸誠、鯁  
 如豚魚、无知而信、自暨及之也、故曰豚魚吉也、由是實才運于  
 虛中、應變不窮、如卦象之木乘水、而舟虛以濟也、故曰利涉大  
 川也、然又何以利貞哉、蓋孚命于天、至誠不二、而實純粹以  
 精、或意見未融、念慮偏主、即非正、而不可以言孚、惟中孚以利  
 貞、乃與維天之命相應也、此所以人无不格、事无不濟、而為化  
 原也、欵。

首節玩二而字、宜一串說、心无私欲、中虛也、无欲處純、是天理即  
 中實也、虛而實、純化之原也、下說以孚上、巽以孚下、天下有不



化于孚乎。孚乃天之命人之性。天下有一人未孚。必我之孚未到。故必孚乃化邦。然後謂之中孚。不可以化邦為孚之效。

二節信及豚魚。須玩一及字。及即到義。誠不到彼。不能感也。蘇紫溪曰。萬物之性。其天俱不容偽。海客忌机。而鷗鳥相狎。其天同也。中孚則與造物者遊。而物相忘于无兢之天。何豚魚之不可感也。鄭氏曰。天則真人則偽。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真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為吉。

乘木舟虛。重一虛字。程敬承曰。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也。舟外實內虛。是為乘木舟虛。諸說分乘木為實為才。舟虛為虛為誠。誤矣。舟惟虛。故可遊于水。心惟虛。故可遊于世。舟虛。无心者也。

末節潘氏曰。誠者天之道也。原无不正。中孚而貞。則皆天机之自動。誠感誠。應如信于豚魚。與虛舟之往來。澤中有莫之為。而為者矣。應天與天相合也。彦陵氏曰。天命於穆不已。只一太虛。人得此為心原。无偽妄。何嘗不正。其不正者。實以有我之私也。完此虛體。則意見不執。反于天命之初。无少謬矣。故曰。乃應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侔之。以中孚惻怛之良。莫如好生一念。故于獄之可疑者。審之又審。以求其生。而姑緩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總見於  
吾心而  
无憾意

民之死焉則中孚之意有溢于法之外矣

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然後盡于人  
心也議獄緩死不是兩項事議獄正所以緩死也王聽之三公聽  
之司寇聽之議獄也旬而識聽二旬而識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大抵謀生于疑則當緩揚誠齋曰无惡大憝不在是典故四凶  
无議法少正外无緩理獄成而孚翰皆中孚惻怛之意也所謂  
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两无憾也

潘氏曰中孚之感莫大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  
之民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取象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六爻合直程敬承曰孚貴中也中不足以語孚二曰廢五曰

亦在陰之和中心之願也斯其孚乃化邦之原乎初重始爻他  
則孚矣四飛私交匹亡則孚矣六三茫无定主而徒取信于敵窮  
上九膠不知變而徒執信以求通豈所語于孚之中哉奚以應天  
奚以格豚魚非化邦之道矣

孚清臣曰中孚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俱中故五有孚  
寧如二鶴鳴子和然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誠于幽隱之間也  
章氏曰中孚取象不獨豚魚最親切鶴鳴翰音亦然二居允澤  
故曰在陰上為巽風故曰于天孚于中也則鳴鶴自有子和孚于  
外也則翰音徒登于天然則中孚可以人為與之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下至會通

三十五



孚信之道貴乎審初。所可信无如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一意信之。則始合以正定志以寧吉之道也。如有他焉。則二三之心非所以定交而成其孚矣。安能燕而安乎。此只在卦之初上說道理。象所謂志未变可玩也。陸庸成曰。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之與四孚也。不患交不固。而患心不一。虞者防心之法也。有他則变矣。袁了凡曰。有他非謂舍四而有他也。既從四而心復有他也。燕是中心安裕處。意分兩路。便不閒遑。虞吉欲其審于始也。有他不燕。恐其变于終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初九虞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而初念最純。係心于一。而志未

变也。

虞吉從初字得來。未變即是无他。孚之至也。在初則未变。而終則不可知矣。故戒其有他。欲竟其志于終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五中孚相應。君都臣俞。藹然于賡歌。喜起之間。象為鶴鳴。子和所以然者何也。以六二有懿德也。懿德在我。自有以動其愛慕之念。是我有好爵。彼亦係戀之也。此所以交孚欵。

相應孚也。所以相孚德也。交意主感。鳴先而和後。吾先而爾後。鳴鶴在陰。喻幽隱之誠也。誠无幽而不達。故和者遠。好爵无人而不有。故靡者衆。靡者孚而不可解者也。曰我又曰吾與爾。我實有以

此一德之孚自然契合如我曰脫畧形



述夫

乎彼耳。鶴鳴子和者。天機之自動也。好爵爾縻者。天理之自孚也。潘雪松曰。誠之感人。妙在幽隱之間。誠不徹于幽隱。猶外飾非中孚也。在陰以喻幽隱之誠。子和以喻同聲之應。取象鶴知夜半信鳥也。聲長而閒遠。由其發于中者大。故孚之遠也。處于內。体居重陰之下。故象在陰。鳴者。兌象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人心好德。稍涉勉強。即非中孚之實。五誠出于中心之願。故不

期應而應。如鶴鳴子和也。

程敬承曰。鶴之鳴。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

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曰未變  
曰願是  
孚曰之  
曰中心  
方是中

六三待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夫人相孚。必道同志。合相為資助。而後行有常度。三居悅極。不信不果者。上為信窮。必信必果者。以我之无恒。應彼之不通。是得敵也。敵則不相配。而相觴。尚安望其有定主哉。但見或鼓而起。或罷而止。而作止无常。或悲而泣。或喜而歌。而憂喜靡定。其何以濟事耶。

此因失其親。而无以自主者。夫人自己操持不足。苟得一圓融斟酌者。為之佐。猶可使之有主。三不中正。習性无常。不能任事者。乃與信窮之上九為敵。又不能輔人任事者。兩拙相當。是以作止哀樂。漫无常度。而顛倒舛錯。乃爾。此三之過。上亦與有責矣。愚見



說方

看來敵者均敵不相下也。豐之遇配是彼此相資故謂之配。此之得敵是意見相左故謂之敵。惟相左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各不相下如此本義不能自主謂我欲如此彼又欲如彼非由我自主也。時說謂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故无常非也。三原是无常者非因人而无常也。若從上九上九乃執極者豈无常哉。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或鼓或罷者由位不當而无德故无恒。若此豈徒咎于敵哉。及無罪上外无賴而冥行象專罪三中无主而妄動。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德之盛也。位近千君位之盛也。德位兼隆似迫主矣。

為月幾望之象。自非徇國之臣鮮不植交而忘君者。四乃絕去私交而精白事主。如馬匹亡焉則不疑不忌何咎之有。

傳曰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不為黨也。此大臣絕私交而一心于君者。一

說月幾望以中孚言不以位言。雪松曰月本无光借日以為光。六四柔侔之虛而承實剛。如幾望之月于日光无所不受。陸氏曰四

惟得正其中孚之虛體幾與中孚之實體相當。如月之幾望然。一

意孚五三雖同類以其不正不能應天與之絕而獨上孚五故象馬匹亡。夫孚道在一惟馬匹亡則心一而得中孚之象故无咎。兩馬曰匹謂對也。取象月陰象幾望近中象。

奔來四  
為成孚  
之主提  
是虛作  
盈也  
私党也  
一象一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馬匹亡者言其絕初之黨類而盡中孚以事上也所謂義无私交乃心王室者也

絕字下得妙惟絕故能上未有一心為公一心為私者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九五中正居尊下應九二交孚之固有非諛邪能間者為有孚事如之象孚乃化邦之效所由致也何咎之有

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在二曰縻五曰牽皆固結不可解之象說而巽孚乃化邦正在此爻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攣如惟其剛健中正居尊位正得其當也有信任賢士之實德取人以身也

舊以正指德當指位非也宜俱以德言易述曰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隣而后貫于億兆以化成天下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理常與時勢上下而不可膠于一定上居信極務執其信而必欲行之初不度時之可否勢之順逆如翰音非登天之物自信羽族之能登天而強欲登之也以是為貞則拂時忤勢賊身而已凶

胡氏曰雞鳴必先振羽故曰翰音或曰中孚之卦取中之孚飛而



此與鶴  
鳴在陰  
其反非  
其信也

求頭鳴而求信非中孚之道所謂信窮失位信不由中也取象  
鶴知夜半雞知旦皆有信之物故中孚取之巽有雞象在卦上登  
天之象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登于天者守孚至于窮極而不知變必敗于信矣豈可長

乎

如宋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或曰虛聲外飾中實內喪天

下其孰信之故曰何可長見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不可繼也

趙氏曰信由中則此感彼應雖幽隱而必和信不由中則聲大

實裝雖揚詡而不長故邦家之聞不知內修之達者鶴鳴在陰

之類也

小過 震上 艮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為小過夫以義而言陰過于陽非分也

然勢之所在則陽亦不能制而亨矣但當安守柔順之貞乃為

利也利貞何如但可置力于本分之內而為所當為至于人事

而力不堪者不容越也然所為雖小事亦當收斂謹密不居已

于亢而居已于卑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所處得宜事无不當

乃大吉也

小過如臣子之勢有過于君父僚屬之勢有過于官長天下必有

小過

四



此等時節過者勢也故亨不可過者理也故戒以利貞卦詞雖有許多說話摠不外利貞二字可小宜下正所謂利貞也以其人言之三分有二文王之小過也以服事殷文王之利貞也或曰小過以事言不以人言謂行貴得中而氣或稍偏必矯枉過然後得亨理所當過即是時中如寧儉寧固之類又有以沉潛之性看謂陰柔的人過于謹密周慎也陸庸成曰小過之時用靜吉用動凶之時也臣俱弱矣上動下止上作而下不應矣陰盛陽孤小人制君子矣此用靜之說為君子計也然而小人亦不得倚時以陵君子故先與之以亨即戒之以貞而且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若曰才力只可小就若之事則俟大者為之耳其曰大吉者非為小者許也小者能貞于小事而安于下之宜則大者吉不在小也小既順大又何患矣

全彖合旨

蘇紫溪曰卦詞只是發出小過之意象傳提一時字

最妙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處事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則以大事為貞是可上而上也時當小事則以小事為貞是可下而下也宜也時當小事而欲為大事是不能下人而強欲上人也非宜也不宜上宜下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言原无二層意飛鳥之象不必添内實外虛字言是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固人道之宜也而觀之于物有飛鳥之象鳥飛已過而遺之音過之象也鳥之音順風而下不能逆風而上人情事理猶是也上



則逆下則順也。逆即逆時，順即順時。正與時行相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卦名小過，而詞曰亨者，卦體陰多于陽，是分處其小而勢過于大，運其能亦可无阻而得亨也。曰利貞，何也？蓋小過之時，當量力安分，不可妄為，故審理而退守，乃與時偕行也。時行何如？二五柔得中，柔本不足任事而得中，則能知時不過，以處小事，所謂與時偕行也。可以吉也。三四失位而不中，惟剛斯能有為，而失位則无任事之德，不中則昧時措之宜，以任大事，非所謂與時偕行也。故不可也。又何取于飛鳥哉？卦體內實外虛，有

飛鳥之象，鳥故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者，當小過之時，挾一上入之心，而處于驕亢，則于理為逆，持以下入之心，而安于卑遜，則于理為順，則與時偕行也。貞也。此所以亨。

首節過而亨，因其過而善用之，故亨。前講小過字，以人言，若以謹密之過言，亦可須玩下意，蓋事有待過而後亨者，故過而亨也。二節時字，全彖大旨，不徒曰利貞，又加一過字，蓋時當過而過，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陸氏曰：遠時則中者，亦過遠時，則過者乃中，趨時所以宜過，當時所以得中，與時行者，過之貞也。姚氏曰：小事在日用常行，溫克過慎之人，皆可辦得。大事關



天下國家非剛健之才。沉毅之守。不可克勝其任者。故聖人示人量力而審處。不可只爭箇中。則過而不過。失中則過而已矣。彭山曰。小事吉。謂小者可過也。不可大事。謂大者不可過也。當小過之時。而過于大。則力不能任。而為所不當為矣。有飛鳥之象。鳥鳥。逆風而為逆。此與人之力小。謀大者。同隨風而下。則為順。此與人之量力安常者。同見小過之為順。不當強為其大也。飛鳥之象。或曰才小而張大者。取象卦之全体内。二陽象鳥身。外初二五上象鳥翼。而初上其翰也。鳥舒翼而飛。有過之象。鳥鳴立則首向上。飛則首向下。飛鳥遺之音。此又以鳥音取小過之象。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地遠聲微。小過之象。君子以小過之時。豈能為驚世之事。但就一身之中。如行。已如居。喪如制。用无関于天下國家者。皆小也。皆不妨于過也。故行寧過乎恭。而不過乎傲。喪寧過乎哀。而不過乎易。用寧過乎儉。而不過乎奢。此皆小事。而宜下者也。與時行也。

吳氏曰。山之上。雷震于高處。然其高不能及天上之雷。但能小過于出地之雷。與澤上之雷而已。故名小過。獨立不惧。遯世无悶。乃大過之事。恭哀儉三者。雖過亦小過之事。晁嵩山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出血。時有三婦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散表。雖非中行。亦

下經會通 卷八 四十二



註不可  
甚過意  
不必以  
補

是以矯時勵俗也。吳草廬曰：三者非有取于過也。恭以救諂，哀以救易，儉以救奢，救其過以補其不足，趨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取象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

六爻合直。程敬承曰：卦名小過而以小者為過，越大者之事則不可也。是聖人所深戒也。故六爻中惟取其弗過而遇者，不取其弗遇而過者，何也？過則已上已亢，逆道也。此飛鳥之所以凶。密雲之所以不雨也。聖人弗過之訓于三四，倦鳥搃之則不可過也。一言盡之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以陰柔之躁性，上應強援，又居過盈之時，是以志氣驕亢，上而不下，有飛鳥之象，則滿極招禍，以致凶矣。

此小人依勢自逞而立致禍敗者。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柔本下，從四而躁動，失其下之義，以如師，能左右之，以凶，以飛致凶也。不好全在飛字，鳥音宜下而飛則上也。陸庸成曰：初凶而上加災，青鳥不宜上之故也。蘇子瞻曰：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初有以臣迫君之象。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飛鳥以凶，自作孽不可活也，亦无如之何矣。如何是莫能解救之義？仲虎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于

經傳通 卷八 初六



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之象。鳥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何獨于初上言之。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為純德之臣。其進而事君也。過三四而遇六五。是克去驕亢。獨秉溫恭。有過祖遇妣之象。如此則不陵迫其君。而適得為臣之分。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矣。何迫上之咎哉。

過去也。祖比驕亢。遇適合也。妣比柔順。不及不敢陵迫也。遇臣合臣分也。此宜下宜順也。一說祖指三四強臣也。妣指六五柔君也。取象陽在上者。父象。尊于父者。祖象。三為父。四在上為祖。五

陰而尊。祖妣之象。二五相應。同德。過三四而遇五。有過祖遇妣之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不及其君者。以臣之分。不可毫髮過君。及則過。則干臣紀矣。游氏曰。臣過其君。非坤道矣。小則有專恣之嫌。大則有僭迫之禍。故不可也。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者。惟此一爻。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剛正之三。衆陰欲害。所當過者。在預防也。乃自恃其剛。弗過備焉。則小人得以投間而中傷矣。凶。聖人以此戒三。謂當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狎之。

此要不可  
同之不可



可見凡事不可過防小人不可過防小人不可過

防檢一疎，傷害立至。或者不虞之意也。傳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從之有乘間意，或曰：不過為備而反從之。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之害人甚矣。雖過防猶懼不免，况乎防之不至。小人者或過而一肆，害于陽凶將如何。

如何乃危之詞，所以勸君子使知道防之不可已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當過時可以无咎，何也。蓋以剛居柔，寧安于下而順，毋過于剛而逆也。既弗過剛，則適合其宜矣。故无咎也。若去柔而更以剛往，弗遇則適，故有厲而當戒。然則將以處柔終乎，剛不可也。

柔亦不可過。如戒往厲而執柔之遇，以為常是天下事无不可用剛也。烏乎貞。有時在柔，又有時在剛，惟其宜耳。勿用固執也。

陸君啓曰：過以時行，則適與時遇矣。與時遇則仍弗過矣。過則弗遇矣。故有以過而遇之者，二是也。有以弗過而遇之者，四是也。有弗遇而過之者，上是也。吳氏曰：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陸庸成曰：三四俱失位而不可大事者，故均止之。曰弗過又三儆其防疎，則召灾。四其遇往則致咎，亦為大者慮也。



此位不  
當反是  
好處此  
極處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弗過遇之者以剛居柔為位不當所以弗過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厲必戒者蓋往則過剛而以傲取敗剛終不可長用也所以必戒

九四本不當位但在過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乃為宜耳終不可長內勿用永貞意已包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六五以柔弱之才處太高之位又當陰過之時已過矣是以天下之事日入于非雖欲經濟其何能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此時或得陽剛為助可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柔以

无能之臣輔不報之君安能濟乎密雲而終不雨以此

不雨見无成功象五不能為也自我句輕弋者遠取之意彼謂

二穴陰也象二不能為也或曰時值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于

五過甚矣乃居尊自亢澤不下究則欲潤澤生民必下求巖穴之

士以為輔也故勸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取象陰陽和而後雨

且陽止而下卦而不交而六得五位陰已過盛故象不雨飛鳥在

穴不飛六也陰類也中虛有穴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密雲不雨者以居尊過高負勢自驕不求賢以為輔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此說



六居動体之上，又陰過之極，故其施為動作弗合乎宜而遠理。逆常又過之甚者，與飛鳥之宜下者不同矣。不猶弗遇過之飛鳥離之者乎？則凶必其天災人眚雜然，並至是之謂矣。

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過而遇乎陰，上六陰弗能遇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遇，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二字有味。无妄之災，君子以為猶福也。惟孽自我作是之謂災，眚耳。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陰當過時宜下，不宜上者也。况可至于亢乎？宜犯天人之忌也。

王註：小人之過，遂至上極，過而不知限，至于亢也。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托，災自已致，復何言哉？六五已上謂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兩已字俱是已甚之已，亢字即彖詞逆字。仲虎曰：此爻與四相反，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遇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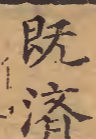
既濟 坎下 未濟 離上

仲虎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



亦且取義于坎。五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陸庸成曰：天地交則泰，不交則否。而天地之用見于水火。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否未濟之純，未濟者否之雜。以卦爻觀之，坎離錯綜，即是否泰互見耳。

按既濟之上，即未濟之初。未濟之五，即既濟之二。既濟之善在初，未濟之善在終。既濟之險在外，未濟之險在內。既濟之終止則窮，未濟之不續終則不利。

既濟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為卦水火相交，主佐協力，位各得正，施為當可，太平既已濟矣。

故名既濟。夫既濟則盛時已過，難望大有為也。僅可蒙安而享太平之餘休，其亨也亦小矣。然小亨豈易得哉？必思患預防，不忌戒，慎固守其貞可也。所以然者，蓋既濟之初，心尚警，慎所以可吉。及既濟之終，則怠心生，而紀綱廢，彙孽萌矣。亂所必至，此所以利貞也。

舊以亨小作小事，亨以初吉終亂作天運言，非也。有以未濟律之，亨小以天運將衰言危之也。利貞初吉終亂以人事言戒之也。其說可從。看來俱以人事言為佳。陳潛室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既濟終為未濟，故又曰終亂。胡氏曰：創業之士，以憂



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未幾而終亂。迭見聖人所以于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看小字

全彖合吉。全彖重人事。上曰亨小。而終亂之意在目前矣。此時非利貞以保之不可。貞只是憂勤謹畏。曰正曰中皆貞也。大抵治之未成。雖欲止焉。心弗止也。治之既成。无所事。止心于是生矣。故雜卦曰既濟定也。可知終非能亂而亂之者。止心也。止則窮矣。大象思患預防。所以通之為不窮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而曰小亨者。蓋時以濟名。則豐盛已過。而伏衰之漸。但計

小有亨而已。此時而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能保乎。故謂

利貞者。以卦体初三五皆居陽。二四上皆居陰。是剛柔各得其

正而位當也。剛正則不至好大生事。柔正則不至好逸滋弊。此

保濟之善道。所謂貞也。所以維治亂之運于不窮也。而惟其

初終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其初之吉者。以六二柔中。是柔而

不過憂勤而不輟。所以吉也。逮其後柔漸靡焉。怠荒无所事

事而止。心生矣。正者治道之窮也。此不可不利貞也。

曰小亨者。國家當極盛時。亨之大者。既通。摠有好處。都是尋常。故

曰亨小。非謂小事也。剛柔正兼剛柔言。而初吉則單言柔得中

者何也。創業之主專要做事。故貴剛。守成之主最忌多事。故貴柔。

剛柔正  
即是位

下經會通



柔則持盈守滿而得中又非因循而止所以吉也止則過于柔而非中矣故其道窮而亂者來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時治極生亂極生治此雖天運皆人心造之也處無事而止心生則亂從茲起處多事而戒心生則治從茲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治亂者人之心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体之以保濟于是戰兢恐懼以思其患而謹微杜漸豫為之防則有備無患濟可長保矣

思以心言豫以事言一串說思患豫防離明知險所以常濟而不敢有終止之心既濟之功也既濟无功惟思患預防以為功泉翁以思為治亂之原得失之幾也程敬承曰既濟本无患正惟无患乃生患生于无每隱而不及覺故貴于思者思其終也患生于无亦卒而不及持故貴于防者防其始也防之豫則終无患矣豫防不過是守貞

六爻合旨

蘓紫溪曰既濟之時至盛時也乃免以利貞危以終

亂何哉蓋經營禍亂不足為憂而養安无事深足為畏也聖人知其然故不幸其在天而欲繼之以人濡尾曳輪謹其始也衣袵日戒慮其終也喪第勿逐堅其守也禴祭受福昭其信也皆君臣兢兢以保既濟之盛者也不然濡尾不戒至于濡首終止之亂人自



為之天何尤哉。嗟夫。猶夏之禍不在鬼方而在欲實深淵之陷。不在濡首而在迷心于逸于樂。動色于虞庭。玩人玩物。陳規于周后。聖帝明王之時。其慮深矣。故曰防乎其防。是為易之大綱。程敬承曰。六爻之義。初吉終亂。盡之時。遂分下三爻為初吉。上三爻為終亂。似太拘泥。愚謂保濟之道。惟思患預防勝矣。初之曳輪。濡尾慎動之始也。二之喪茀戒行之亟也。三之勿用防外患生也。四之衣袽恐內治疎也。五失時而不戒。故受福不如西隣。上止極而終不戒。故濡首而不可久。其防其防。其君子所以保濟而永无不濟者乎。

初几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既濟之初其逸欲未萌止心未起謹戒此其時矣何如而後无咎哉必長慮却顧而不敢輕動如車將行而曳輪如狐將涉而濡尾則敬慎不敗可以无咎

曳輪取  
任乎慎  
宜為尾  
同密

此憑初字說道理危者使平也曳輪濡尾其心常若如此若真曳輪則車不能前矣若真濡尾則狐不能濟矣只是一點敬慎之意慎則終能前終能濟矣故无咎與之行在輪曳輪則不前獸之涉必揭其尾濡尾則難涉未濟象也蓋既濟之初而有未濟之意所謂思患預防也 要識得曳輪濡尾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居初能戒如曳其輪則防患預矣而蒙孽不萌宜无咎也  
義者宜也義字正與道窮相反

邵國賢曰既濟之貞言乎其既濟也其道有三故尾可濡弗可喪  
鬼方可伐也未濟之貞言乎其未濟也其道亦有三故尾可濡輪  
可曳大川可涉也持重奮發因時而動並行不悖如是哉既濟之  
窮則之于未濟故曰濡其首未濟之極則反于既濟故亦曰濡其  
首言平之不可玩也與險之不可不戒也至矣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臣必得君而道行猶婦必得茀而可前行也二以中正應五宜  
得行其志者但五居既濟之時徂治安而忽于任賢二雖有志

何能行哉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豈容中廢何必汲  
求行久當見用矣不猶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乎

胡五峰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于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  
為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于二二守  
中正之道亦不汲于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然喪但失  
其在外者逐且自失其在我者矣夫我先自失烏乎七日得爻凡  
六七則復始七日得即自勿逐得也勿逐二字重人情以得喪  
動心不免逐急于求合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之  
以勿逐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自得  
勿出  
看



何以七日得哉保濟以中、道在二、舍我其誰、何必逐而後得也、語中要得勿逐意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是治安之日而或有不庭者以間吾治則用以伐之高宗伐鬼方之象也夫高宗當中興之時族全盛之威以伐鬼方猶必待三年後克則兵可輕舉哉設不得已用兵則當慎于擇將而小人勿用也

伐鬼方象全盛而用武也下二句是戒詞鄭東谷曰九三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立功于外者聖人恐其失之躁動也故為之戒

曰以高宗之威而伐鬼於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之難如此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落之也故戒以小人勿用小人居盛不虞其衰成功不慮其難者也孫氏曰遠而為中國患者莫甚于夷狄近而為中國害者莫甚于小人用小人以治夷狄是去一亂復生一亂也或曰三年克之不貪近功不幸苟勝有箇周悉萬全慎而持久之意此善用其剛者取象坎險在前上六陰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由三爻至上有三年之象密比四陰有小人勿用之象高宗之事不在五言而在三言取其中興者也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三年克之師老財匱困憊甚矣苟為得已可輕舉乎  
程傳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  
以殃民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過于敬畏者故致治保邦之累  
无不備具而心猶不敢寧也防之又防象乘舟者慮舟之漏而  
預備衣袽猶恐漏至而不及覺終日戒懼不以衣袽自安也此  
大臣計深慮遠為國家保太平者

二句一串說皆取象于舟自濟上來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  
承平日久釁孽易萌即防閑已周隱禍常伏故備患之具不失于

尋常而慮患之念不忘于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大象思患在預  
防之前此終日戒在預防之後朱子曰以柔居柔能思患預防  
蓋是柔善底人心不粗便慮事細密取象張中溪曰六四出離  
入坎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故取漏舟為戒終  
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也蓋居三之後離明盡而坎月方升  
之象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何以終日戒也心有所疑懼也誠恐一念不謹禍患旋至故不  
敢自恃其有備耳

疑非疑惑之疑乃疑懼之疑汪咸池曰天下之治亂生于心終止

疑與止  
字相反



則亂能疑則濟

程敬承曰九三善用其剛所防在外患六四善用其柔所防在內治其為思患預防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天下大福惟君享之五雖居尊其時已過而天命人心莫之挽番豈若二始得時而天與人歸乎其象猶東隣殺牛其祭雖盛不如西隣之薄祭實受福也

東隣指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西隣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受福得時之象玩一實字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于紂而私于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无受之道耳

而誠敬不足故借兩隣祭禮以示警懼使五知所戒也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蓋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非君失時臣得時之說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禴祭者非五之位不如二也不如二之始得時也惟得時所以實受其福吉方來而未艾也

重一時字吉大來正以時言大來有如川之方至日之方升意其與五之時已過者何如也

程敬承曰凡物彼來此受吉之大來以二之實受也實受者誠實



以受之禴祭可享。非誠不能格也。

汪咸池曰：五當濟時，不肯思患，預防至時不在我，而卒使二收其福，可為人君之炯戒矣。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正亂終之時。雖以陽剛極戒備，猶恐不保，乃以陰柔處之，忽而不戒，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濡其首也。不亦危乎？

所謂終止則亂也。濟何以濡首？蓋自以為濟而怠弛念勝，不至載胥及溺不止矣。此即是厲。洪竟山曰：濡尾則猶有可為之時，至于濡首則身首俱在坎中，吾見其弱而已，是故君子濟世必以身在險之中，如六爻尾首俱濟而又能自援于逸，欲不至以身沉溺，乃可成也。取象坎為濡，上為首。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厲，則危亡立至，豈能久乎？何可久？愈見患當豫防，至此則无及矣。

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的端倪。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朱子曰：好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卷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的意出來。

未濟 三三 坎下 離上



○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為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协入謀不臧事无所濟故名未濟夫以天運言未濟終有可濟之理將來必亨然而致亨亦顧人事何如耳時方在險撥亂為難以謹畏之心求濟則終濟矣如不自度其才小力弱而銳然冒險漫无所畏如小狐汔濟而濡其尾豈能濟乎故无攸利

未濟非終于不濟也特云未耳有待而濟也周用齋曰凡事每成于老成練達之才而多敗于少年剛銳之輩故以小狐象之狐能涉水濡其尾則不能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未能畏懼故勇于濟勇于濟必至濡尾而不濟矣或曰紀綱

易述曰小者才不足狐者志不果之稱狐尾豐于身濡則身隨以溺小狐力未強汔濟而尾濡則不能終濟无攸利

全彖合直

全彖見未濟之必亨始終重人事上首節以人事得

亨二節首四句見人事當盡末二句見人事未嘗不善入自敗之耳周用齋曰柔得中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濡其尾故不終濟也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于不濟乎得中則舉措當相應則心力协此濟世之道也項氏曰于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覆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

卷八

五十八



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何以亨哉？蓋未濟之時，非小心謹密，處置得宜者，不能濟也。今六五柔而得中，柔能謹慎，中則協宜，所以亨也。小狐汔濟者，是時事方殷，尚未出險之中，此時正宜畢力維持，謹始圖成，以收永濟之利，而乃濡其尾，无攸利，則始乎不謹，卒乎不克，濟而不續，終也。然則天下事將遂已乎？要在得協濟之人耳。卦之六爻，雖不當位，而謀猷不臧，然剛柔皆應，可與同心協力，終有濟矣。此未濟之必亨，在人之續終耳。

象曰：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可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而又著剛柔應之善，可見得人无可濟之事。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以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推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居之方也。于是以慎辨之，因器命名，緣分定制，使親疎貴賤，各得其序，尊卑大小，各安其分，而居方為則，民志定而天下可濟矣。

天下未濟時，物多易方，貴賤混淆，名器倒錯，不為之辨，孰肯各安其所，而不相侵犯也。然不慎，則不能辨。慎字最重，時當未濟，无事

物字誤  
得廣君  
臣上下  
俱在內



不要謹慎。况辨物居方乎。象旨曰：水火異物，辨之使群，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夫始以異物各止其所，既以同居各適其用，其未濟者終濟矣。或問曰：此與同人之辨何以異？曰：同人別其所同，未濟致之各異。

經緯曰：易首咸，虛无心以受人，終既濟，思患預防，表无心之心，不可无也。首恒，立不易方，終未濟，慎辨物居方，表无方之方，不可過也。

六爻合旨。馮文所曰：未濟之為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重，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為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為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上下所

倚藉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未可語此也。五居其成而言君子之光者，以濟任人則可見者。

惟光也。上處其逸而言有孚飲酒者，以濟聽天則所事者惟飲也。濟難在人而德不可不修，獲福在天而義不可不盡。貞吉者勉其

修德也。濡首者戒其違義也。天人之道盡于茲矣。張獻翼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

曳其輪先後一位爾。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欲人之謹于求濟。外卦皆已濟之事，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初六濡其尾吝。凡欲濟天下者，才足矣，位得矣，時可矣，乃能進而有所為。初以陰



柔居下當未濟之初是无才无位而又非其時也能進而圖功

乎濡尾之象也吝可知矣

所謂小狐者此也新進喜事不度勢量力急于求濟而反不能濟也

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

足以有濟又下卦離体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故雖濡

尾亦終濟矣而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体陷也

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于濡尾而不能

濟矣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事必敬始而後可以善終初之濡尾雖時不可為也亦由不知敬慎故耳

或曰極者終極之謂初知當濟而不自審其續終之難也王氏

曰未濟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其尾不

知紀極者也猶曰无休已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而才臣貞

靜者少乃五柔君而二以陽剛應之宜其逼也而居柔得中能

盡恭順退守而不敢進如曳輪然則得臣道之貞而可成濟時

之功貞吉



程敬承曰坎自有曳輪象所以曳輪乃其自曳也。自止而不進也。此豈其才不足以進。正以柔君而處艱難之時。非過剛冒進者所能濟。故寧詳審无躁急者。濟之正道也。所以吉也。夫二何以能貞吉也。艱難之時以謹密不急濟為中。九二居柔得中。所以能審慎而行其正也。得正故吉。如唐之郭子儀李晟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非能正者而貞吉何也。以其柔中宅心忠順故能威福不專而行乎為臣之正道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陰柔不中正以淺才涼德之身當未濟而往鮮不仆矣。故凶。非時事之難病在獨力不足耳。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則英雄之助可資也。苟能借力共拯則未濟者轉而濟矣。何涉川之不測哉。

既云征凶又言利涉何得失相矛盾若是。蓋征者自征猶陸走則用已力涉者乘物猶水浮則借舟力。此自用不足用入則裕在三之自審也。王註二能拯難而已比之棄已委二載二而行溺可得乎何憂未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征凶者由其處位不當无才德也。位不當是才力不足苟不藉陽剛之力而欲以濟險難矣。故獨征



則不可。聯二以涉則利也。

既濟六爻不出卦名，獨未濟六三言之。未濟六爻皆位不當，亦獨

六三言之，以未濟由六三故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大臣任撥亂之責，而以剛居柔為失其剛志，欲有為而不

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故勉之以為能貞，則難无不濟，心无

不愜，吉而悔亡矣。其貞何如未濟之時，禍亂未平，正戮力勸勸

之日，是必以剛決作其震發，奮然為國家揚戡定之烈。至于積

久以圖殫厥心力，乃克有勳，如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為此，所謂貞也，所謂吉而悔亡也。

以大臣濟天下言。貞字宜虛講，下二句正是貞也。時說講貞字

皆云光明正大以為推陷廓清，順天應人而不徼幸成功，將下意

講盡，則下講便重復矣。震動也。濟天下非剛健不能，所以轉未

濟為既濟者正在此爻。蓋既出內險，必當遠征而後濟天下事。然

始出于險，其德未盛，未可遽求成功，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

也。故有三年受賞之象。陳氏曰：伐鬼方用剛者也。故曰震未濟

之世，利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世，利用靜，故憂其伐鬼

方之德。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時，以濟世為志，既能貞而悔亡，則濟世之志行矣。

可以實  
化氣貞  
言者似  
三濟時  
不恰



說一志行見得未濟之時至此方可濟也。非奮發能如是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主濟者也。文明內蘊本體極其虛靈矣。居中應剛。英賢樂為之輔矣。故能洗心浴德而本體粹白。瑕類盡融。貞吉而无悔也。由是而暢四支發事業。所謂闡然日章之君子也。煥之為禮樂文章。一皆誠則形。則著。根于實德而非矯飾也。天下文明何吉如之。

舊亦主變化氣質說。然玩无悔二字與悔亡不同。乃是與之。非矯偏歸正之謂也。潘雪松曰。六五以柔居中。貞其固有。非戒也。悔其本无。不待于亡也。文明之美。發揮于事業。故曰君子之光。離本體有光而乘承應皆陽剛。君子相助以濟而成光輝。王註所謂付物以能而不自後。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成君子之光是也。一貞吉无悔。以天德言。君子之光。以王道言。貞即有孚。提君子二字。則有孚之意。光字內已含。不是光又必本于有孚也。此二句乃申贊之詞。總只完得箇貞字。

陸庸成曰。六五僅柔得中耳。當未濟之世。乃以真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輝而又吉。備三吉而无一悔。其盛于他卦何也。為文明之主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推誠以任賢佐。故諸臣戮力大臣端拱。安得不變未濟為濟。而四表上下其被格。寧有涯哉。光即孚醞之而發越。暉即光布之而炳耀。非有殊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君子之光而本于有孚則功業彪炳天地將為昭矣其暉无不吉也

言君子便見光本于有孚矣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堯之欽明其光乎。堯之被四表其暉乎。光而言暉昭其盛也。暉又言吉贊其妙也。唐疑菴曰孚在內則光有体。光在外則孚有用。表裏相稱實德充盈光輝昭著莫非心精之發越安得不吉。貞吉之吉在五暉吉之吉在天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未濟之極時當濟矣。後何為哉。正宜與時安息待天命之自至。

如孚于飲酒焉則无僥倖欲速之咎矣。然謂之有孚于飲酒非盡諉于天命正緣人事已盡所以能自信耳。若自以身處事外不以事警心飲酒而至濡其首信非所信矣。天下事何由濟乎。有孚本六五有孚言六五有孚于陽剛與之共濟功成矣。時至上九自未濟而之濟矣。而上九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患必生非所以濟也。故云有孚于飲酒即需所謂飲食晏樂也。孔明之吟嘯于先子房之辟穀于後皆得乎飲酒之義也。若過于自信自樂則為刘伶阮藉之濡首矣。人心易放故聖人戒之。是字對非字者義所當為之謂是。即指孚說。失是即所謂孚失其孚也。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今縱而不返如飲酒而至濡首則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亦不知節甚矣。

不知節即為失是與初不知極相應陳氏曰義自有制度法則故謂之節也。義也是也一理也。

程敬承曰乾之初九以勿用始未濟之上九以失是終何也。无用為用而卷舒操縱總歸于是斯陽德完局也。胡雲峰曰既濟以

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之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之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一時字。易于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見矣。總論 蕪紫溪曰上經終坎離以其為天地之用也。下經終既未

濟以其為坎離之交也。然謂之既濟如花之既開生意將盡謂之未濟如花之未開生意尚含。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其生不窮

之机乎。夫欲生不窮舍水火无由矣。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而成于天。以水之潤濟火之燥則非以火濟水。以火之烈濟

水之寒則非以水濟水。一陰一陽互為其根。此天地人身所以生生不窮也。然水火非外物也。吾心之中其津然下潤者皆屬之

坎。其炯然上照者皆屬之離。坎之潤也。五官百体无處而不融。洽離之燭也。四肢萬化隨處而有光輝。故其明也為知極為知節

其誠也為貞吉。為行正其誠而明也為有孚。君子之光萬古此坎



離萬古此生々。何窮之有。故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曰君子以

慎辨物居方。應則交相資而未嘗无。辨則不相射。

**全經總論**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

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

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

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馮厚齋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

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体。山澤通氣。

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

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

也。

終



